詩經通論

詩經通論卷一

新安首源[illegible]著
韓城寶珊[illegible]訂

國風

大序曰王道衰禮樂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說者遂以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此謬也詩無正變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變則必邪今皆無邪何變之有且曰可以羣可以怨未嘗言變也季札論詩論其得失亦未嘗言變也夫

風者假天運之風以名之者也天行之風遞運乎四時安有正變乎若夫雅旣分大小未有大小中又分正變也果爾當時何不直分正變而分大小耶故謂風雅有正變者此自後人之說質之聖人無是也

周南

周南召南周家王業所本以文王時當其中上之爲太王王季下之爲武王皆該其內故孔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周召皆雍州岐山下地名武王得天

下以後封旦與奭爲采邑故謂之周公召公此詩當日言周召只屬採詩地名不屬周公召公也鄭氏乃謂文王受命作邑於豐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非也文王爲諸侯安得輒封公之采地詩第稱文王作邑於豐非有所他及也孔氏爲之說曰文王既遷於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爲采邑此屬臆測無所證据故知文王之世未封周召則釋二南之詩者不必切合於二公亦明矣召地後封召公故以甘棠之咏召

伯者附焉若周南則固無周公事也孔氏曰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傳也此遁辭大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既以二南繫之二公遂以其詩皆爲文王之詩見關雎葛覃爲婦人詩序以他詩亦皆爲婦人文王一人何以在周南則以爲王者在召南則以爲諸侯太姒一人何以在周南則以爲后妃在召南則以爲夫人皆不可通也集傳最惡小序而於此等大端處皆不能出其藩籬而又

何惡而辨之之爲故愚謂遵序者莫若集傳
也南者雍岐之南郇周召地也又或因鼓鍾
以雅以南禮胥鼓南左傳見舞象箾南籥者
遂謂二南爲南十三國爲風甚至謂詩有南
無國風皆邪說鼓鍾及諸語皆以樂惟用南
而不及他國之風故名之豈可漫据以亂夫
風雅頌之名而且以滅夫十三國之風哉周
南召南同爲國風也大抵詩因說詩者而致
晦且以致亡此等陳言習語在在皆是固辨
之不勝辨云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本韻）○（興而比也）○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興而比也）○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如字讀集傳云叶蒲北反非後皆放此）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本韻賦也）○○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本韻）之（興而比也下同）○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本韻）之

○通○篇○關○鍵○在○此○一○章○

小序謂后妃之德大序曰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因德字衍爲此說則是

以爲后妃自咏以淑女指妾媵其不可通

者四雎鳩雌雄和鳴有夫婦之象故托以

起興今以妾媵爲與君和鳴不可通一也

淑女君子的的妙對今以妾媵與君對不

可通二也逑仇同反之爲匹今以妾媵匹

君不可通三也棠棣篇曰妻子好合如鼓

瑟琴今云琴瑟友正是夫婦之義若以妾

媵爲與君琴瑟友則僭亂以后妃爲與妾

媵琴瑟友未聞后與妾媵可以琴瑟喻者

也不可通四也夫婦人不妒則亦已矣豈

有以已之坤位甘遜他人而後謂之不妬乎此迂而不近情理之論也集傳因其不可通則以為宮中之人作夫謂王季之宮人耶淑女得否何預其哀樂之情謂文王之宮人耶諸侯娶妻姪娣從之未有未娶而先有妾媵者前人已多駁之況琴瑟友之非若妾媵所敢與后妃言也集傳云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蓋遁辭並說不去于此是偽子貢傳出以為姒氏思淑女而作欲與集傳異而不知仍歸舊說也要之自小序有后

妃之德一語大序因而附會爲不妬之說以致後儒兩說角立皆有難通而關雎咏淑女君子相配合之原旨竟不知何在矣此詩只是當時詩人美世子娶妃初昏之作以見嘉耦之合初非偶然爲周家發祥之兆自此可以正邦國風天下不必實指出太姒文王非若大明思齊等篇實有文王太姒名也世多遵序卽序中亦何嘗有之乎大抵善說詩者有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如可以意會文王太姒是也不可以

言傳文王太姒未有實證則安知非大王大妊武王邑姜乎如此方可謂之善說詩矣或謂如謂出于詩人之作則寤寐反側之說云何曰此全重一求字男必先求女天地之常經人道之至正也因求字生出得不得二義來反覆以形容君子求之之意而又見其哀樂得性情之正此詩人之善言也

一章 詩意只以雎鳩之和鳴興此淑女君子之好匹關關和聲或言關關者彼此相關

是聲中見意亦新雎鳩有此關關之和聲
在于河洲游泳並樂其匹偶不亂之意自
可于言外想見毛傳云摯而有別夫曰摯
猶是雎鳩食魚有搏擊之象然此但釋鳩
之性習不必于正意有關會也若云有別
則附會矣孟子述契之教人倫曰夫婦有
別此有別字所從出豈必以夫婦字加于
雎鳩上哉詩人體物縱精安能擇一物之
有別者以比夫婦而後人又安知詩人之
意果如是耶列女傳因云雎鳩之鳥人未

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尤附會夫謂之有別猶云不亂羣之謂耳非異處之謂也今云未嘗見其乘居匹處則非所以比夫婦亦大乖關關之旨矣歐陽永叔曰不取其摯取其別蘇子由曰物之摯者不淫若然又不取其別取其摯也其無定論如此大抵皆從傳之摯而有別而舍經之關關以爲說也集傳曰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此依鄭氏以摯作至謂情至之至其謬歐陽氏已辨之以和樂貼至字以恭敬貼有

別字按下尚有求之與求之不得二義此
遂作成婦以後立論謂之和樂恭敬且引
匡衡疏語而謂之善說詩亦老大孟浪矣
此亦因摯而有別一語展轉失眞以至于
此也窈窕字從穴與竅竊等字同猶後世
言深閨之意魯靈光殿賦云旋室㛹娟以
窈窕駱賓王詩云椒房窈窕連金屋元稹
詩云文牕窈窕紗猶綠皆是毛傳訓幽閒
幽或有之閒則于窈窕何見乎○二章毛傳
曰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供荇菜備庶物

以事宗廟也若然以荇菜爲共祭祀用故后妃及之則是而賦其事何云興乎是說以采蘋釋關雎矣自毛爲此說鄭氏執泥左右字附會爲妾媵助而求之以實其太姒求淑女之說（詳下）或不從其說者謂荇菜取喩其柔又謂取喩其潔皆謬按荇菜只是承上雎鳩來亦河洲所有之物故即所見以起興耳不必求之過深毛傳云流求也（此本爾雅今惟據毛傳訓不更及爾雅後放此）未聞流之訓求者且下即言求上亦不應作流也寤寐求

之下緊接求之不得則此處正以荇喻其左右無方隨水而流未即得也集傳云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不從流之訓求是已取之二字則又添出○三章前後四章章四句辭義悉協今夾此四句于寤寐求之之下友之樂之二章之上承上遞下通篇精神全在此處蓋必著此四句方使下友樂二義快足滿意若無此則上之云求下之云友樂氣勢弱而不振矣此古人文章爭扼要法其調亦迫促與前後平緩之音

別故此處自爲一章若纔于寤寐求之之下共爲一章未免杳拖矣且因此共一章爲八句亦以下兩章四句者爲一章八句更未協○四章五章兩章言荇菜既得而采之芼之以與淑女既得而友之樂之也此兩左右亦順承上左右字用來不必泥詩多有如此者自舊解皆實泥左右爲助義故致上以流訓求之誤又致此末章以芼訓擇之誤芼爲熟義非擇義甚明今毛必以爲擇者以其可謂之助而擇不可謂之助

而熟故也按第二章爲左右無方之義此

兩左右皆謂以制荇菜之宜亦無不可必

執泥求之所謂固哉爲詩矣

關雎五章章四句 從鄭氏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 首二句不用韻 維葉萋萋黃鳥

句葛覃萋成一章

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本韻 ○ 賦也下同 ○ 葛之

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

○不作泛溶畢世歸寧解

綌服之無斁 本韻 ○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

○方見其妙

我私薄澣我衣 本韻 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本韻

小序謂后妃之本此本字甚惱矣故大序

以爲在父母家此誤循本字爲說也按詩曰歸寧豈得謂其在父母家乎陳少南又循大序在父母家以爲本在父母家尤可哂孔氏以本爲后妃之本姓李迂仲以本爲務本紛然摹擬皆小序下字鶻突之故也集傳不用其說良是然又謂小序以爲后妃之本庶幾近之不可解

集傳云此詩后妃所自作殊武斷此亦詩人指后妃治葛之事而咏之以見后妃富貴不忘勤儉也上二章言其勤末章言其

儉首章敘葛之始生次章敘后妃治葛爲服末章因治服而及其服澣濯之衣焉凡婦人出行必潔其衣故借歸寧言之觀其言薄污薄澣而又繼之以害澣害否歸寧父母其旨昭然可見如此則敘事次第亦與他篇同固詩人之例也若作后妃自咏則必謂絺綌旣成而作于是不得不以首章爲追敘旣屬迂折且后處深宮安得見葛之延于谷中以及此原野之間鳥鳴叢木景象乎豈目想之而成乎必說不去

此篇解者有重治葛者有重歸寧者按重治葛則遺末章之義重歸寧尤謬婦人歸寧乃事之常此何足見后妃之賢而咏之乎又多作治葛甫畢即圖歸寧以是聯絡上下尤滯說得后妃如小家女相似毫無意義故解此篇者于首章或謂后妃治絺綌既成追叙初夏或謂黃鳥鳴動女工之思于末章或謂潔清以事君子或謂已嫁而孝不衰于父母或謂勤于女工原是父母之教或謂尊敬師傅皆同囈語

一章言后妃治葛則先叙葛之始生此作詩者義例下三句借景點綴足成一章六句與上三句其義不必相連集傳云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于其上按已言葛延蔓于谷中矣如其説是必葛又延于灌木而黃鳥亦集于灌木以鳴其上夫豈可通喈喈只是和意毛傳加遠聞字未然意以后妃處深宮而聞之然安見深宮必鄰于產葛地耶○二章鄭氏訓服爲整治謂整治之無厭倦亦可通然禮緇衣引此句以言衣敝

服作衣服之服今從緇衣服之無斁便爲本章作起○三章何以見服之無斁則必于其服澣濯之衣見之又于何見其服澣濯之衣則借歸寧以見之蓋歸寧婦人所時有也此言汚澣與上絺綌之服又不必相涉然而映帶生情在有意無意間此風人之妙致也○私衵服衣裳服非禮衣禮衣不澣也害澣害否何玄子謂何者已澣何者未澣較集傳何者當澣何者可以未澣爲直捷

此詩不重末章而餘波若聯若斷一篇精神生動處則在末章也

葛覃三章章八句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本韻也○比○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本韻也下同○賦○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本韻○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本韻

字有急從緊紐之法 門矣

按襄十五年左傳曰君子謂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

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左傳解詩意如此小序謂后妃之志亦屬鶻突大序謂后妃求賢審官本小序之言后妃而又用左傳之說附會之歐陽氏駁之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責又不知臣下之勤勞闕宴勞之常禮重貽后妃之憂傷如此則文王之志荒矣其說是郝氏曰婦人無外事然則雞鳴之解佩十亂之邑姜非乎此謬說與求賢審官不倫然其自解曰后妃以采卷耳之示

盈而知求賢之難得因物託意諷其君子以謂賢才難得宜愛惜之因其勤勞而宴犒之酌以金罍不爲過禮但不可長懷于飲樂爾按此仍類婦人預外事矣且解下二章尤牽强集傳則謂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解下一章爲託言欲登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進于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于常以爲念也楊用修駁之曰婦人思夫而陟岡飲酒携僕徂望雖曰言之亦傷于大義矣

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言也陟岡者文王陟之玄黃者文王之馬痡者文王之僕金罍兕觥悉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路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到涼州意耳解下二章與集傳雖別而正旨仍作文王行役同爲臆測又如以上諸說后妃執頃筐而遵大路亦頗不類其由蓋皆執泥小序后妃二字耳周南諸什豈皆言后妃乎左傳無后妃字必泥是爲解所以失之僞傳曰文王遣

使求賢而閔行役之艱撤去后妃近是然
曰遣使求賢又多迂折至若張敬夫嚴坦
叔謂后妃備酒漿而作尤鑿王雪山謂后
妃勞妾媵之歸亦楊維新直撤去文王后
妃謂大夫行役之作並無稽

此詩固難詳然且當依左傳謂文王求賢
官人以其道遠未至閔其在徒勞苦而作
似爲直捷但采耳執筐終近婦人事或者
首章爲比體言采卷耳恐其不盈以況求
賢置周行亦惟恐朝之不盈也亦可通章一

解見上周行左傳作周之行列毛鄭依之嚴氏云詩有三周行卷耳鹿鳴大東也鄭皆以爲周之行列惟卷耳可通鹿鳴示我周行破示爲寘自不安矣大東行彼周行又爲發幣于列位其義尤迂毛以卷耳爲列位鹿鳴爲大道大東無傳則周行二字有兩義一爲列位一爲道而道又鹿鳴爲道義之道大東爲道路之道按嚴謂周行有二義一爲列位一爲道道猶近是蓋卷耳曰寘鹿鳴大東曰示曰行用字原有別若

謂道又一爲道義之道一爲道路之道則未然均爲道路也解見鹿鳴按荀子解蔽篇曰頃筐易盈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以用心不可貳爲言諸子引經隨事取義不可爲據蘇氏劉氏並祖述之爲解非也又淮南子引此以爲言慕遠世亦不可用行二章三章崔嵬毛傳云土山之戴石者爾雅云石戴土相互異愚以爲皆不可通崔嵬字皆不從石安得謂之石戴土土戴石耶按說文崔大高也嵬高不平也

只言其高于義爲當四章砠毛傳云石山戴土是二章言山高馬難行三章言山脊馬益難行四章言石山馬更難行二三章言馬病四章言僕病皆詩例之次敘

卷耳四章章四句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本韻之興而比也下同○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本韻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本韻之

小序謂后妃逮下今按僞傳云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化而歸心于周然則以妾附后以臣附君義可並通矣且僞傳之說亦有可證者南有嘉魚曰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旱麓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語意皆相近惟此疊咏故爲風體此說可存不必以僞傳而棄之也

集傳依序說且以君子爲指后妃殊乖故多致諸儒之駁然卽謂指文王亦不可者

又必謂衆妾所作尤固

二章鄭氏謂此章申殷勤之意按風詩多疊章咏體然其用字自有先後淺深之不同安得槩謂之申殷勤之意乎必若桃夭室家家室顚倒以取協韻斯無義耳後放此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本韻兮下同）此也〇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本韻兮）〇螽斯

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本韻兮）

小序言后妃子孫衆多近是但兼文王言

亦可何必單言后妃乎大序謂言若螽斯
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以螽斯爲不妬忌附
會無理前人已駁之集傳亦謂此詩衆妾
所咏鄒肇敏曰朱子以關雎爲宮人作樛
木螽斯爲衆妾作豈當時周室充下陳者
盡如班姬左貴嬪上官昭容之流耶其說
良快予謂其必謂諸詩爲后妃宮人作非
詩人作者蓋有故欲以後之詩涉于淫者
皆以爲男女自作而非詩人諷刺之辭也
本意爲此他人不及知也故凡集傳謂某

某咏者多詩人所咏後放此

一章　螽斯之斯語辭猶鹿斯鸒斯也豳風斯螽動股則又以斯居上猶斯干斯稗也不可以螽斯二字爲名蘇氏謂螽斯一生八十一子朱氏謂一生九十九子今俗謂蝗一生百子皆不知何從數之而得此數耶爾指人集傳必以爲指斯螽亦不知何意如謂不便爾后妃天保定爾臣爾君矣且欲以通章皆言螽斯比體歟比體何必以不出正旨方謂之比也且稱螽斯之子孫

亦無理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本韻

興而比也下同○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本韻○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本韻

小序謂后妃之所致每篇必屬后妃竟成習套夫堯舜之世亦有四凶太似之世亦安能使女子盡賢凡于歸者皆宜室宜家乎卽使非后妃之世其時男女又豈盡踰

垣鑽隙乎此迂而不通之論也大序復謂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

按孟子言大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此雖諷諫之言然于理猶近若后妃不妬忌于宮中與國無鰥民何涉豈不可笑之甚哉故集傳不言后妃而言文王亦可也

僞傳則以爲美后妃而作卽謂咏后妃亦可也皆較愈于謂后妃之德化所致矣然

集傳單指文王終覺偏僞傳呼后妃爲之子亦似輕褻俱未安季明德曰之子指嫁

者而言但不知爲何人之女其必文王之公子公孫而后妃所教于宮中者與雖屬臆測于理似近第將嫁教于公宮三月不知此禮周初已有否耶愚意此指王之公族之女而言詩人于其始嫁而歎美之謂其將來必能盡婦道也

集傳曰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而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全屬虛衍竟不成語其尤謬者附會周禮仲春合會男女曰桃之有華正昏姻之時𥳑類嫌

稚語且不但其實其葉又屬夏時說不去竟似目不睹下文者而大序所云昏姻以時者謂男子三十女子二十之時若桃夭者毛鄭皆爲喻女少壯盛時孔氏曰此言年盛時謂以年盛二十之時非時月之時下云宜其室家乃据時言耳又曰正者秋冬行嫁孔氏恐後人誤解故明白疏之如此乃猶以桃之有華爲婚姻之時又豈目不睹經疏乎蓋古嫁女在農事畢霜降之後冰泮之前故孔謂秋冬說詳匏有苦葉篇況周

禮僞書尤不可据且如其說是賦矣何謂之興乎種種紕繆豈可勝辨

一章二章三章 桃花色最豔故以取喩女子開千古詞賦咏美人之祖本以華喩色而其實其葉因華及之詩例次第如此毛傳以實爲喩德以葉爲喩形體至盛近滯而形體至盛語尤未妥呂東萊曰桃夭既咏其華又咏其實又咏其葉非有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歎咏之耳如此又說得太無意義大抵說詩貴在神會不必著迹如華喩

色矣賓喻德可喻子亦可蓋婦人貴有子也有實之時其葉方盛即承有實來唐人詩綠葉成陰子滿枝不必定有所喻耳家人即與室家家室一義不必分別

桃夭三章章四句

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隔句叶謂之轆轤韻後倣此凡云隔句叶及與某字叶者皆本韻不更註其他韻則註之公侯干城本韻賦也下同○肅肅兎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本韻○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本韻

小序謂后妃之化武夫于后妃何與益迂而無理胡休仲曰誦此篇之義必有人焉當之如文王狩獵而得呂望之類也即是以觀藏器隱鱗才固難量若曰觸目琳瑯山輝川媚則武王何止十亂尼父不稱才難矣其說特爲有見可謂不隨附和者也

按墨子曰文王舉閎夭太顛于罟網之中西土服金仁山主其說近是也

一章集傳但据舊說釋丁丁爲椓杙聲然未詳悉何以使人知之椓椓通說文擊也杙

謂之麼先擊橥于地中然後布罝其上也干城好仇腹心人知一節深一節然又非若他章同類例干城捍蔽之物仇逑同好仇直借用淑女君子字腹心人身以内物

章法皆極變

兎罝三章章四句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本韻

賦也下同○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本韻

此詩未詳小序謂后妃之美尤混大序謂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毛傳謂芣苢車前宜懷妊焉大序謂婦人樂有子者本稱毛傳宜懷妊之說蓋毛公文帝時人衛宏東漢人也後放此不更詳按車前通利之藥謂治產難或有之非能宜子也故毛謂之宜懷妊大序因謂之樂有子尤謬矣車前豈宜男草乎集傳無以言之虛衍爲說曰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尤無意義夫婦人以蠶織爲事采桑乃其所宜今舍此不事而

于原野采草相與嬉遊娛樂而謂之風俗之美可乎是以僞傳說有兒童鬭草之說說詩至此眞堪絕倒豈止解人頤而已耶韓詩序以爲傷夫也芣苢雖惡臭我猶采之而不已以興君子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列女傳又實之以宋女蔡妻焉按芣苢爲車前未嘗惡臭也此雖舊說亦不敢從季明德謂芣苢爲宜子何玄子又謂爲墮胎皆邪說以韻分三章章四句然每二句只換一字實六章章二句也章法極爲奇變

芣苢三章章四句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休與下求叶韓詩息作思當從之漢有游女不可求本韻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本韻思興而比也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本韻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賦而比也下同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本韻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小序謂德廣所及亦近之但不必就用詩廣字耳大序謂求而不可得語有病歐陽

氏駁之謂化行于男不行于女是也大抵謂男女皆守以正爲得而其發情止性之意屬乎詩人之諷咏可思而不必義也一章孔氏曰疑休息作休思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未敢輒改耳按韓詩傳如此孔偶未見耳喬高也借言喬木本可休而不可休以況游女本可求而不可求不必實泥謂喬木不可休也毛傳訓喬爲上竦未免作俑鄭氏爲之說曰高其枝葉之故

夫高其枝葉何不可休集傳又附會爲上竦無枝益謬然則孟子喬木故國遷于喬木之說皆上竦無枝者耶如此說詩則又非特固哉而已矣○二章三章古者賓客至必共其芻薪是芻薪本屬連言者薪以爲爨芻以秣馬也此兩章上二句皆爲秣馬故云刈也楚薪類蔞芻類本言芻而先薪以興之詩意如此鄭氏不喻乃曰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衆女皆貞潔我又取其尤高潔者意稚而迂折尤甚

向來皆從之以不得其解故也且詩言翹翹錯薪安得以翹翹屬楚與蔞乎翹翹薪貌狀薪之錯起不平也正形容錯字意後世因此爲翹楚之說亦非兩章上四句言其女子有夫彼將刈楚刈蔞以秣馬待其歸而親迎矣不可得矣猶樂府所謂羅敷自有夫也歐陽謂雖爲執鞭所忻慕之意若然仍近于調之矣集傳謂悅之至尤非因言悅之至遂以漢廣四句爲敬之深以對之不知敬意安在祗欲湊對成文而不顧其理如此

漢廣三章章八句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本韻賦也○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本韻賦也○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本韻而賦也

小序謂道化行全鶻突何篇不可用之按此詩有二說大序以爲婦人作則君子指其夫也父母指夫之父母也僞說爲商人苦紂之虐歸心文王作是詩則君子父母皆指文王也二說皆若可通蘇氏謂婦人作而父母則指文王集傳本之按婦人知

有家事而已國事未必與聞在商世丞知歸心文王呼爲父母絶不類又韓詩外傳謂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似以孔邇爲死期孔邇者不可通且于上兩章君子何解後漢周磐讀汝墳之卒章慨然興歎乃就孝廉之舉蓋本韓云

按上二說前一說于王室如燬句未免意僻劉向列女傳其妻謂國家多難惟勉强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嚴氏解王室如燬謂王室之事雖急如火然父母甚近不必

念家而忘王事也亦甚牽强且父母遠困可忘王事乎後一說于王室如燬句義甚協而殊有關係蓋謂商之王室如焚燬而將滅亡也君子父母亦不嫌其疊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皆是君子人君之通稱父母則益加親親之辭故後一說較勝

一章一調一作輖重也不必依韓詩改作朝○

二章何彼之子曰時蓋文王以修職貢之故往來于商汝墳之人得見而喜之雖想像爲

說然亦可存○三章 魴魚赬尾喩民之勞苦孔邇正應上不遐棄意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振振公子本韻于嗟麟兮只一麟字餘俱遠神末句無韻下同比而賦也下同

麟之定振振公姓本韻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本韻于嗟麟兮

小序謂關雎之應其義甚迂集傳以爲得之蓋本于毛傳云麟信而應禮其言本難解故呂氏因小序應字以爲應對之應嚴氏以爲效應之應應對之應則爲古者行關雎之

化以麟出為瑞應也效應之應則為有關
雎之德而致此效也紛然摹擬如此大序
謂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其云
麟趾之時歐陽氏蘇氏程氏皆譏其不通
矣卽其謂衰世之公子衰世二字亦難通
意謂古者治世當有麟應商周之際為衰
世文王公族亦如麟應然則謂治世有麟
應者指何世乎可謂誕甚衰世又何不以
麟應而以人應乎夫人重于獸不將衰世
反優于治世乎何以解也

此詩只以麟比王之子孫族人葢麟爲神獸世不常出王之子孫亦各非常人所以興比而歎美之耳

一章二章三章解此詩者最多穿鑿附會悉不可通詩因言麟而擧麟之趾定角爲辭詩例次敘本如此不必論其趾爲若何定爲若何角爲若何也又趾子定姓角族第取協韻不必有義亦不必有以趾若何喻子若何定若何喻姓若何角若何喻族若何也惟是趾定角由下而及上子姓族由近而

及遠此則詩之章法也振振起振興意毛傳訓仁厚意欲附會麟趾云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不知振字豈是仁厚義乎且其以趾之故故訓振振為仁厚然則定與角又何以無解乎毛傳于此訓振振為仁厚于螽斯亦然是因此而遷就于彼也集傳則于此訓仁厚于螽斯訓盛貌又兩為其說並可笑末句于嗟麟兮口中言麟心中都注公子純是遠神亦不可執泥分跡也

集傳解此詩最多謬誤云麟性仁厚故其

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
其謬有五詩本以麟喻公子公姓公族非
喻文王后妃謬一不以麟喻公子等而以
趾喻公子等謬二一麟喻文王又喻后妃
詩從無此比例謬三趾與麟非二物子與
父母一而二矣安得以麟與父母趾與子
分配謬四此以趾之仁厚喻子之仁厚于
定則云未聞又云或曰不以抵也于角則
云有肉何以皆無如仁厚之確解乎謬五
其解于嗟麟兮云言是乃麟也尤執滯不

得神情語氣又云何必麕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爲王者之瑞哉按于嗟歎美麟之辭若然則爲外之之辭矣首尾衡決比興盡失全不可通且既以麟比文王后妃又以麟爲王者之瑞麟既爲王者之瑞文王亦王者何以麟不出而呈瑞乎既以麟比文王后妃趾比公子則人卽麟矣古王者之瑞又何以不生人而止生麟乎是盛世反不若衰世也此皆徇序之過故迷亂至此予謂遵序莫若集傳洵不誣也

漢廣篇每章四句疊咏此篇每章一句疊咏且不用韻章法皆極奇變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詩經通論卷二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召南

說見前

○妙○語○詠○盡○後○世○解○詩人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音迓本韻之興而比也下同○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本韻○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本韻

小序謂夫人之德旨意且無論其謂夫人

者本于關雎序以周南爲王者之風召南爲諸侯之風故于周南言后妃召南言夫人以是爲分別此解二南之最不通者也孔氏曰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夫人國君言之又曰夫人太姒也均此太姒何以在周南則爲后妃在召南則爲夫人若以爲初昏文王爲世子太姒爲夫人則關雎非初昏乎集傳于召南諸篇皆謂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凜遵序說寸尺不移其何能闢序而尙欲去之哉

此篇孔氏謂太姒歸文王毛傳謂諸侯之子嫁于諸侯僞傳謂公子歸于諸侯意指文王女也其說不一愚意大抵爲文王公族之女往嫁于諸大夫之家詩人見而美之與桃夭篇略同然均之不可考矣

一章　鵲巢鳩居自傳序以來無不附會爲說失風人之旨大序曰德如鳲鳩乃可以配鄭氏因以爲均壹之德嗟乎一鳩耳有何德而且以知其爲均壹哉此附會之一也毛傳云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安見

其不自爲巢而居成巢乎此附會之二也歐陽氏曰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于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窠巢便以生子往往墜殰雛而死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在于物理容有鳩來處彼空巢按其謂鳩性拙既無据且謂鳩性拙不能作巢者取喻女子然則可謂女性拙不能作家乎女子從男配合此天地自然之理非以其性拙不能作家而居男子之家也且男以有女方

謂之有室家則作家正宜屬女耳又謂在屋瓦間幾曾見屋瓦間有鳩者又謂或于樹上架構樹枝夫樹上架枝此即巢矣何謂不成巢乎又謂鳩生子墜斃須雛而死又謂鵲生雛散飛棄巢而去今皆未曾見此附會之三也王雪山曰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而後人必以爲常此譚詩之病也若然是既於道上見嫁女而又適見鳩居鵲巢因以爲興恐無此事其說名爲擺脫實成固滯此附會之四也僅舉其

說之傳世者數端其說雜說不能殫述按此詩之意其言鵲鳩者以鳥之異類況人之異類也其言巢與居者以鳩之居鵲巢況女之居男室也其義止此不穿鑿不刻畫方可說詩一切紛紜盡可掃卻矣據上述諸說無論其附會即使果然亦味如嚼蠟據愚所說極似平淺其味反覺深長請思之

百兩百爲成數極言其多以爲天子嫁女可以爲諸侯嫁女可以爲大夫嫁女可毛傳曰諸侯之子嫁于諸侯送御皆百乘此滯說出何典乎

鵲巢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本韻）○賦也（下同）○于以采蘩于澗之中（末章、毋以、與澗、見長）于以用之公侯之宮（本韻）○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本韻）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本韻）

小序謂夫人不失職按射義云士以采蘩爲節樂不失職也明襲僞說非附會而何大序謂夫人奉祭祀涉泛集傳撒或曰后夫人親蠶之禮此出陸農師說謂蘩白蒿今覆蠶尙用蒿此說近是七月篇采蘩祁

祁文承采桑之下亦可證也

此篇序言夫人何玄子謂指太姒以文王在紂時爲三公也阿序殊謬豈可泥周南爲天子后妃召南爲諸侯夫人之說乎

三章被字從衣儀禮少牢主婦被錫衣移袂錫衣禮衣此云被者必當時以被禮衣即呼禮衣爲被也毛傳以被爲首飾未有所据鄭氏註儀禮誤以被錫爲句衣移袂爲句而以被錫爲髲髢髢鬄同附會周禮追師之次甚爲謬妄此又以髲髢附會于詩之

被字据其謂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
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髮髢則髮髢二字
本相連安得以詩之被爲髮且惟用一髮
字乎左傳以爲呂姜髢是書傳惟見髢字
亦未見髮字也況以被爲髮乎或据周禮鄭註髮髢爲次次非祭服故解此章爲親蠶或又据周禮鄭註次亦非后妃親蠶服或是三夫人世婦之服周禮僞書不足据鄭註尤不足据併及之
僮僮未詳祁
祁衆多貌與祁祁如雲義同

采蘩三章章四句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

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本韻也下同○賦○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本韻○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本韻

小序謂大夫妻能以禮自防按為大夫妻豈尚慮其有非禮相犯而不自防者乎此不通之論也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何足見其賢與文王之化耶毛傳以嫁時在途言之夫方嫁在途之女而即以未見既見君

子爲憂喜可乎歐陽氏以爲召南之大夫出而行役其妻所承庶幾近之餘說仍附合序以禮自防意俱非又按小雅出車篇有此喓喓草蟲六句爲室家念南仲行役意亦合三百篇中多有重辭未知孰先孰後不必執泥以求也何玄子直以爲思南仲作鑿甚文旣互見又相異同必不是僞傳謂南國大夫聘于京師睹召公而歸心切合召公尤武斷說者又以左傳襄二十七年子展與趙武賦草蟲實之此皆當時人斷章取義不

可從也

鄭氏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邪辭也歐陽氏本之又謂喻非所合而合前輩說詩至此眞堪一唾朱鬱儀曰草蟲阜螽深秋候也采蕨采薇季春候也秋暮而往春暮未還是以用憂庶幾爲近歐陽氏但謂感時物之變動集傳從之未若此之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本韻于以采藻于彼行潦本韻○賦也下同○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

維錡及釜本韻○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本韻

小序謂大夫妻能循法度按射義云卿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循法也序襲之其云大夫妻非也古者五十始爲大夫其妻安得稱季女耶大序謂承先祖共祭祀尢汎且大夫主祭妻助祭何言尸乎毛傳曰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于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鄭氏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宮室教以

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皆昏義文毛鄭引之以解此篇爲合然又有別毛鄭惟知以禮解詩而不知詩在前禮在後蓋禮之本詩爲說也吾用禮之本詩爲說者以解詩非以禮解詩也其合者有四芼之以蘋藻卽本首章之采蘋采蘩爲說一也禮正祭在奧而此云牖下按士昏禮尊于室中北牖下此壻家酳婦之禮其婦饋舅姑亦席于北牖下若然父家嫁女之祭亦在

牖下可知此本末章之牖下為說鄭氏曰祭不于室中者凡昏事于女禮設几筵于戶外孔氏以昏禮筵于戶西西上右几釋之皆非也祭安有不于室中而設几筵于戶外者禮云戶西非戶外也一也不云宗廟云宗室宗室宗室宗子之室也三也云季女四也集傳依小序謂大夫妻能奉祭祀固非矣又謂牖下為室西南隅尤錯既曰室西南隅豈牖下乎牖豈在室西南隅乎古人之室戶牖並列故爾雅云戶牖之間謂之扆扆在戶西牖東也

二章湘韓詩作鬺鬺烹也似宜從韓不然湘

之訓烹恐未允○三章季女猶言少女不必泥解季女斯飢亦是也孔氏謂將嫁故以少言之夫嫁豈有不少者何必以少言乎且前此則更少矣將何以別之乎集傳主大夫妻言謂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夫能敬安論老少且少不敬而壯老始敬亦非所以爲賢矣

何玄子曰美邑姜也古者婦人將嫁教于宗廟有蘋藻之祭武王元妃邑姜教成能修此禮詩人美之知爲美邑姜者以有齊季女之語知之羅泌云齊伯陵之故國以天齊淵名伯益書災帝生器器生伯陵周語謂天黿之分我之皇妣太姜之任伯陵

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伯陵太姜之祖逢公伯陵之後爲商侯伯封于魯地而太公其繼焉者也左傳晏子云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按太公本齊後仍封于齊當文王爲西伯時以女邑姜妻武王又左襄二十八年穆叔曰敬民之主也而棄之可以承守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所謂季蘭意師邑姜之名不可知而其言濟澤之阿則尤齊地之證採舊說相傳皆讀齊爲齊說矣按何氏此說頗覺新奇且以鑿鑿有據足以動人然實穿鑿不可用也周語及左傳晏子之說皆未嘗謂太公未封之前爲齊惟雖泌有齊伯陵之國語本于傳諸書之說而加以有齊非可據也又按周語曰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未云有齊也左傳穆叔正解此詩其意主于言敬既齊爲莊敬之義甚明安得以爲齊國乎杜註云獨言清者以齊在魯國故穆叔特舉所見而言

則又安可據爲齊地也傳云季蘭者杜註曰使服蘭之女而爲之主神猶享之孔氏曰詩言季女而此言季蘭謂季女服蘭草也宜五年傳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知是女之服蘭也按此傳易女字爲蘭字者乃其用字法也又安得據爲邑姜之名乎古婦人無他名以姓稱之邑姜即其名也何氏說詩穿鑿無理甚多而此其意巧而足以動人者故附辨于此以例其餘焉

采蘋三章章四句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本韻○賦也下同○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本韻○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本韻

集傳云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德此

況序必謂二南爲文王詩也故曰遡序者莫若集傳夫曰召伯則武王時矣召伯已去人追思之且武王以後之詩矣

甘棠三章章三句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二露字爲韻○比也○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本韻誰謂女無家此句非韻集傳强叶之非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本韻○比而賦也下同○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隔句叶墉家字不叶傳集强叶之尤非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本韻

此篇玩室家不足一語當是女既許嫁而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因不肯往以致爭訟蓋亦適有此事而傳其詩以見此女子之賢不必執泥謂被文王之化也苟必執泥所以王雪山有豈有化獨及女而不及男之疑也集傳曰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敎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貞女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爲強暴所污者不獨只說得女而遺男且若是則此女不將前日亦淫亂因被服召伯文王之化而

始以禮自守耶說詩最忌固滯此類是也

一章 此比也三句取喻違禮而行必有汚辱之意集傳以爲賦若然女子何事蚤夜獨行名爲貞守跡類淫奔不可通矣或謂蚤夜往訴亦非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蔡蛇那委蛇本韻

○賦也○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下同 叶字公退食叶何本韻○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本韻

小序謂鵲巢之功致甚迂難解大序謂節儉正直德如羔羊其謂德如羔羊謬不待辨即所謂節儉正直詩中于何見耶大夫羔裘乃當時之制何得謂之節儉此詩固贊美大夫然無一字及其賢又何以獨知其正直乎蘇氏駁德如羔羊之非而以爲羔裘婦人所爲寘功仍附合鵲巢之功致意集傳不用序他說而仍曰節儉正直可見後人之不能擺脫詩序如此若夫或以其爲服羊裘孔氏明辨是羔裘非羊裘及以二章三章

言革言縫爲節儉或以爲羊性柔順遊牽
不進象士難進易退爲正直所謂豈徒順
之又從爲之辭是已此篇美大夫之詩詩
人適見其服羔裘而退食即其服飾步履
之間以歎美之而大夫之賢不益一字自
可于言外想見此風人之妙致也

一章 毛傳云大夫羔裘以居此說本無据孔
氏曰言大夫羔裘以居者由大夫服之以
居故詩人見而稱之也謂居于朝廷非居
于家也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註云在家

所以接賓客則在家不服羔裘矣集傳以爲大夫燕居之服蓋誤解毛傳然豈不見孔疏耶又謂美其衣服有常夫服飾本有定制衣服有常何足見其美此贅辭也又謂退朝而食于家亦非大夫自朝退後各有治事之館退食于此非私家也若請假休沐始歸家耳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本識

振振君子歸哉歸叶句首 哉與也下同 ○殷其靁在

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本韻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敢遑處本韻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小序謂勸以義難解大序因謂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按詩歸哉歸哉是望其歸之辭絕不見有勸以義之意嚴氏曰謂與其蚤事來歸而不敢爲決辭知其未可以歸也此衛序之曲說也振振按螽斯麟趾之振振皆振起振興意毛傳皆以仁厚訓之而于此又

訓以信厚振振之爲仁厚信厚吾未敢信也集傳從之其爲解曰于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畢事而還歸也夫冀其歸可也何必美其德耶二義難以合併詩人語意斷不如是其爲支辭飾說夫復何疑蓋振爲振起振興意亦爲衆盛意集傳于緜斯訓盛貌若訓衆盛則婦人無思衆盛之夫之理故毛傳集傳皆訓信厚然而非矣于是後人反其思夫者以爲臣之從君焉僞傳曰召公宣布文王之命諸侯歸焉僞說曰武王克商

諸侯受命于周廟僞傳以振振君子指文
王猶如所言振作振起意也僞說以振振
爲衆多貌指衆君子其于振振固皆可通
然于何斯違斯二句何何玄子謂其終非
踴躍受命氣象是也愚謂何斯違斯二句
似婦人思夫之辭然振振是振起振與及
衆盛意于思夫又不倫依僞傳說解振振
君子二句似可通然于何斯違斯二句又
不相協故此詩之義當闕疑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本韻兮興而比也下同○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本韻兮○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本韻之。

小序謂男女及時毛傳解首章爲當盛不嫁至于始衰二章爲急辭三章爲不待備禮鄭氏說不辨歐陽氏以爲終篇無一人得及時者是也集傳且以爲女子自作或因其太不雅以爲擇壻之辭嗟乎天下乎地男求乎女此天地之大義乃以爲女求男此

求字必不可通而且憂煩急迫至于如此
廉恥道喪倘謂之二南之風文王之化可
乎按求我庶士句凡四字求字旣不可通
而尢不可通者庶字也庶衆也若謂女求
夫或謂父擇壻但云士可矣或美之爲吉
士如野有死麕篇亦可矣柰何云衆士乎
卽主擇壻之說者曲爲解曰求衆士而擇
之然而詩無此言也至若以此詩爲比體
夫女子不比華而比實亦不倫比華者灼灼其華唐
棣之華華如桃李皆是若以此詩爲賦體則梅實之

落爲春夏時古嫁女于秋冬詳匏有苦葉篇春夏非婚嫁時于秋冬非過則不及尤不可以爲及時也

愚意此篇乃卿大夫爲君求庶士之詩書大誥曰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酒誥曰厥誥毖庶邦庶士立政曰庶常吉士是庶士爲周家衆職之通稱則庶士者乃國家之所宜亟求者也以梅實爲興比其有鹽梅和羹及實稱其位之意與又月令孟夏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

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或古有是說而月令言之則梅實正當孟夏直賦其事亦未可知也吉者左傳所謂枚卜卜吉之吉也今者旣已卜吉乃可求矣謂者猶帝謂文王之謂卽疇咨命官之意以見庶士旣得告語相親之辭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隔句叶夙夜在公寔命不同本韻也下同○興○嘒彼小星維參與昴毛傳云昴留也疏引元命苞云昴之爲言留也史律書云北至于留索隱云留卽昴

則此當音留

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本韻

此篇章俊卿以爲小臣行役之作是也今推廣其意言之山川原隰之間仰頭見星東西歷歷可指所謂戴星而行也若宮闈永巷之地不類一也肅速同疾行貌若爲婦人步屧之貌不類二也宵征云者奔馳道路之辭若爲來往宮闈之辭不類三也嬪御分期夕宿此鄭氏之邪說若禮云妾御莫敢當夕此固有之然要不離宮寢之地必謂見星往還則來于何處去于何所

不知幾許道里露行見星如是之疾速征行不可通一也据鄭氏邪說謂八十一御女九人一夜按夜陰象也宜靜女陰類也尤宜靜乃于黑夜羣行豈成景象不可通二也前人之以為妾媵作者以抱衾與裯一句也予正以此句而疑其非何則進御于君君豈無衾裯豈必待其衾裯乎衆妾各抱衾裯安置何所不可通三也蓋抱衾裯云者猶後人言襆被之謂雖行李自有役夫攜持言之者猶北山詩云或息偃在

牀以見己之不得寢息意耳寔命不同較我從事獨賢稍爲渾厚若謂衆妾作則是乃其常分安見后妃之惠及下乎（小序語）且委命之辭幾隣于怨又安見下之感激而爲美后妃之詩乎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本韻）○興而比也下同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本韻）○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本韻）

此篇序謂嫡不以媵備數媵無怨嫡亦自悔是也集傳謂媵有待年于國而嫡不與之偕行夫既曰待年自宜不與偕行媵亦何怨迨其及年而迎之嫡亦何悔乎迂曲難通

三章其嘯也歌嘯歌二字本一類今欲押歌字因易去後字遂以嘯字當之仍用也字調分嘯歌爲兩似乎難解而但覺其神情飛動爲滿心滿意之辭故是妙筆集傳以嘯貼悔以歌貼處意味索然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本韻之賦也〇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本韻〇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本韻

此篇若以爲刺淫之詩歐陽氏說則何爲男稱吉士女稱如玉若以爲貞女不爲強暴所汚集傳則何爲女稱懷春男稱吉士且末章之辭尤無以見其貞意也若直以爲淫詩季明德說亦謬若以爲凶荒禮殺以死麕死鹿

之肉爲禮而來毛鄭說及以爲野人求昏而不能具禮女氏拒之傳傳總于女懷春吉士誘及末章之辭皆說不去難以通解

愚意此篇是山野之民相與及時爲昏姻之詩昏禮贄用鴈不以死皮帛必以制皮帛儷皮束帛也今死麕死鹿乃其山中射獵所有故曰野有以當儷皮白茅潔白之物以當束帛所謂吉士者其赳赳武夫者流耶林有樸樕亦中林景象也總而論之女懷士誘言及時也吉士玉女言相當也

定情之夕女屬其舒徐而無使帨感犬吠亦情慾之感所不諱也歟

三章感撼同

一章詩人咏男二章詩人咏女三章詩人述女之辭

此篇章法句法皆覺兀突意含不露故難解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古音孚不音花後倣此曷不肅雝隔句叶王姬之車古音居不音尸遮反後倣此本韻〇興而比也下同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本韻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本韻

此篇或謂平王指文王或謂卽春秋時平王凡主一說者必堅其辭是此而非彼然愚按主春秋時平王說者居多亦可見人心之同然也其主平王之說固合于春秋其主文王之說不通者有三說者曰平王猶書言寧王平正之王齊一之侯益不通不辨按周書辭多詰曲故其稱名亦時別詩則凡稱人名皆顯然明白不可以書例

詩一也武王娶太公望之女謂之邑姜則武王之女與太公之子爲甥舅恐不宜昏姻二也武王元女降陳胡公若依媵禮則其娣宜媵陳不當又嫁齊三也若是則爲東周之詩何以在二南乎章俊卿曰爲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于召南所得之詩而列于東周此不可也亦爲有見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 本韻 于嗟乎○ 起音 句 騶○虞○ 末句無韻

下同也下同○賦○彼茁者蓬壹發五豵本韻于嗟乎騶虞集傳以上虞音牙下虞音五紅反一字兩音謬甚

小序謂鵲巢之應毛傳以騶虞爲義獸謬並同歐陽氏曰下句直歎騶虞不食生物若此乃是刺文王曾鄒虞之不若也愚以爲不必推論及此鄒以獸比君上可乎集傳曰是即眞所謂騶虞矣實泥獸比君上爲言一何可笑歐陽氏以騶爲騶囿虞爲虞官其說至正蓋本之賈誼禮篇曰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又爾雅

釋獸無騶虞尤是確證而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亦足證之但騶之爲囿此爲一說嚴氏据說文以騶爲廄引月令七騶咸駕及左傳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則別以騶爲騶御之官此又一說未知孰是魯詩傳云古有梁騶天子之田也說者直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又不知然否若夫淮南子謂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得騶虞雞斯之乘以獻于紂以騶虞爲馬名東方朔呼異獸爲騶牙山海經有騶

吾皆不必援引以證徒滋紛紛之論也騶鄒古字通僞傳以為姓鄒尤謬

此為詩人美騶虞之官克稱其職也若為美文王仁心之至一發五豝何以見其仁心之至耶總之以二南皆為文王之詩其始終窒礙難通如此且既不用騶虞為獸之說即上為美文王下呼騶虞之官而歎美之義亦兩截不若謂美騶虞之官為一串矣

豝釋獸牝豕集傳謂牝豕必誤一發五豝

毛傳謂翼五豝以待公之發此亦同賈誼文謂驅五豝以待君之一發不盡物命也集傳謂中必疊雙是爲四矢其三矢中三一矢疊雙爲五無論一發非乘矢之謂乘矢爲四若然則尤巧射侈取物命益何以見其仁矣

豐道生引郊特牲迎虎謂其食田豕也以豝豵爲田豕害稼之獸若是則殺之雖多亦可矣此別一說存之

騶虞二章章三句